

社会学

二十讲

Twenty Lectures:

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 著

华夏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91
33

101704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社会学二十讲

Twenty Lectures:

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美〕Jeffery C. Alexander 著

贾春增 董天民 等译



女子学院 01080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二十讲/(美)亚历山大(Alixander, J. C.)著;贾春增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ISBN 7-5080-1983-0

I. 社… II. ①亚… ②贾… III. ①社会学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704 号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by Jeffrey C. Alexander
Copyright©1987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于 1987 年出版, 版权为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所有。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授予华夏出版社, 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98-2913 号

社会学二十讲: 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

[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 著

贾春增 董天民 等译

策 划: 刘 力 蔡 翔 刘淑兰

责任编辑: 蔡 翔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先锋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988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5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中国社会学自 1979 年中央决定予以恢复以来,已经 20 年过去了。当时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我想不仅仅是对于历史上“左”的东西“拨乱反正”,也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事业对于这个学科的实际需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系统和科学的认识。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社会迅速变化发展的改革时代,社会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学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大发展。历史前进的步伐要求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在理论、方法、具体专题上的研究能够跟得上我国实际社会的发展,而且应当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研究专题上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 12 亿人参与的伟大社会变革是社会学生长、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也应当结出社会学灿烂丰硕的果实。但是,坦率地说,我们所做的距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曾经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80 年代初我说,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即需要一批对课程内容十分熟悉的教师和一批高质量的教材。但是这个学科中断了近 30 年,解放前的教材许多都不适用了,过去从事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是年纪已大,二是多年改行,等于是完全重建一个学科。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作为起步阶段,我们 1980 年在北京开办了暑期社会学讲习班,请了一些国外的学者来讲课,后来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社会学培训班。这些培训活动为后来各地建系、建研究所打了一个基础。到了 80 年代中期以后,

1986年10月16日

有一批在国外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取得学位回国,加强了国内社会学的力量,也为中国社会学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与联系拓展了渠道。今天虽然在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成立和发展了一批社会学系和研究所,培养了不少学生,也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今天可以说仍然处在这个学科的重建过程之中,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头脑必须清醒,仍然需要坚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稳了前进。

在培养教师和编写教材方面,应当说这些年来大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还很不充分;国外社会学界的最新动态,他们在理论思考方面的新探索,在社会调查中开拓的新课题和在研究中做出的新成果,还不能够及时地反映到我们的教材中来。我们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所以精心地选择一些在国外一流大学通用的、学术水平和思想深度公认比较优秀的教材,把它们翻译过来,洋为中用,提供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做参考,以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是目前阶段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提出了“补课”的问题,我自己带头重新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写了一些读书札记一类的文章,也要求研究所的年轻教员和学生更认真地读书。我感觉,有些人的学术基础原来并没有打好,毕业后忙于做课题、写文章,但是写的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功底不够。我由此想到,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帮助年轻人打好学术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一批优秀的课程。

最近一个时期,高等学校正在积极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为了在21世纪建设成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在体制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学系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相互打通,这样可以使教学与科研结合得更好,得以把两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对于学科建设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我希望今后北京大学在社会学教材与课程建设方面能够多发挥些作用,与其他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们一起,为教学质量

的提高和学科的长远发展共同努力。

华夏出版社积极于出版社会学的翻译教材,对于高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应当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如何结合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教材和自己编著教材的现状,根据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专题领域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大家共同商议,制定出一个计划,从国外社会学公认的优秀教材中仔细选择一些书,同时认真选择译者和校者,保证翻译质量,逐步分批推出,我相信这将对于我国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和课程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也是北京大学应当积极参与并努力做好的一项服务工作。

同时,社会学恢复有20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21世纪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了解其他社会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则,也需要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精髓,逐步在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真正做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我想这应当是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可妄自菲薄。翻译国外的优秀社会学教材,是我们努力认识其他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并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达到认识自身的途径之一。

费孝通

1999年8月18日

译者序

本书的全称是《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社会学理论》(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为了通俗起见,这里译作《社会学二十讲》,加上一个副标题: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作为一本书名,这样似乎易于上口,又不致于失去原意。本书的作者是杰弗里·C. 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社会学二十讲》是亚历山大 80 年代后期的一部力作。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是他的前一部著作《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的续篇。这两部著作合起来,堪称一部较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的史评。当然,如果能把前一部著作也译成中文一起介绍给读者就更好,更有利于了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全貌。

仅就《社会学二十讲》来说,也是一部较好的社会学理论著述和专业教学参考资料。作者在书中,围绕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和战后向其挑战的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流派,作了评论性的论述。作者采用讲授的形式,使书的行文生动活泼,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避免枯燥乏味。这一方面说明作者用心良苦,力求深入浅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书材料实际积累的过程。

《社会学二十讲》,是十年前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时给研究生选的一本课外读物,后又用作专业外语教材。当时曾想有机会将此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次承蒙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袁方先生的推荐,华夏出版社作为《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系列出版,我以为这是独具慧眼,有识之举。

亚历山大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位名家,透过这部著作,读者可以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战后西方社会学的“综合——分化——再综合”的理论发展趋势。亚历山大与诸多向帕森斯发起挑战并企图取而代之的理论家不同,他能较客观地评价帕森斯的体系,指出他的理论成就和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不足,对其他反帕森斯的一些主要理论派别也作了剖析,指出他们对帕森斯理论的曲解和陷入的片面性。作者站在新功能主义的立场上,力图克服各派理论的局限,对之进行新的理论综合。自然,亚历山大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这项工作，但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重要理论传统和思想来源之一。

由于本书是他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的续篇，在本书叙述中经常援引该著作提到的某些经典作家，初入门的读者可能由于手头没有相关资料，读起来不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说来也是一种巧合，在着手进行此书翻译时，恰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十年前我主编的《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作为参考。它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包括社会学形成时期的经典作家以及战后各派社会学理论都有系统的论述。

社会学理论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学二十讲》也不例外，它是战后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无论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还是从一般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此书对了解战后美国思想理论界的状况都颇有裨益。但读者也不可不注意到理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的一面，尤其在当今冷战结束后世纪之交的复杂世界形势下，注意这样一点尤为重要。当然学术问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但任何时候又不能忘记理论最终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这一显而易见的常识。因此，在学习社会学理论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董天民先生、王谨教授，还有王满传博士和贡维斌博士；姜秀荣女士和童晓梅女士也为本书做了大量资料性工作。他们都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应邀参加这项工作的，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副教授认真阅读了本书译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本人除承担了翻译任务外，并负责全书的校对工作，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袁方先生和华夏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推动和努力，才有了这个中译本；在此也向责任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使此书能在短期内与广大读者见面。并借出版之际，向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教授表示致意，希望他今后有更多佳作介绍给中国读者。

贾 春 增

1999年9月 于北京

前言和致谢

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讲衔接了我前一部著作——《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在前一本书中我探讨了从古典社会学一直到帕森斯理论的发展线索，在本书中我还是运用这一逻辑来解释从帕森斯至今的社会学理论。

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本书展现了理论的新发展。在前一本书中，我把从个体的角度对秩序所作的探讨视为一个黑箱弃而不顾，主要从理性、规范和多维形式讨论了集体主义理论的研究。换句话说，在探索人们关于行动的全面假设时，我就把自己局限于关于秩序问题研究的两个主要角度中的一个。我这里并不打算讨论我作这样的限定是否正确。当时我就对为什么这样选择作了解释，因为不然的话，那本书的篇幅可能会过于庞大。与之相比，我在本书中详细探讨了个体主义对秩序所作的研究，同时侧重点略有不同。例如，与我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的讨论相比，我这里更感兴趣的是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方面。

本书起初是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给本科生讲课时的材料，后来又经过了多次修改。我要感谢那些本科生，他们提出了很多既尖锐又富于启发性的问题，这些常常给我打开了新思路。我也要感谢那些热心旁听我的课的研究生，特别是杰弗里·吉尔伯特—汉莫林，他富于洞察力的批评和建议使我对于整个书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本书可以说是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八年工作的成果，是社会学系催人奋进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我的同事促使我去研究微观社会学，而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要做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尤其要感谢伊曼纽尔·谢格洛夫、哈罗德·加芬克尔、梅尔文·波尔纳和杰克·卡茨的友好鼓励。

当然，科学从来都不是一种纯地方性的事业，我有幸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伯纳德·巴伯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前几章，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史蒂文·塞德曼对全书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批评指正。理查德·缪奇阅读了大部分书稿，他的意见也很有见地。尼古拉斯·德克斯和罗恩·艾尔曼对讨论当代理论的各个部分提出了启发性的见解。南希·乔多罗和刘易斯·

科塞的意见也有独到之处。不言而喻，我所感谢的上述学者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他们对我书中的观点不负任何责任。

我的妻子鲁思·布洛奇最后详细阅读了全部书稿，我衷心地接受她所提出的探讨性批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接触雷蒙·阿隆的社会学理论的著作，是在1971年的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我岳父家的后院里，借着晚霞的余辉阅读他的英文译著《社会学主要思潮》的情景。阿隆的思路清晰，引人入胜，而且给我的感觉是他讲的内容通俗，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且融会贯通。在此，我以本书向这个伟大的法国人表示最真诚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我还想用我的这本书来纪念与阿隆同年逝世的另一位伟人费利克斯·布洛奇，他给予我很多帮助和友谊，正是在他的书房里我最早接触了阿隆的著作。

杰弗里·C. 亚历山大
于洛杉矶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费孝通

主 编：马 戎 李培林

副 主 编：邱泽奇 谢立中 刘 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戎

风笑天

边燕杰

刘 力

李 强

李友梅

李汉林

李培林

邱泽奇

宋林飞

张 静

周雪光

侯钧生

谢 宇

谢立中

谢遐龄

蔡 禾

蔡 翔

潘乃谷

目 录

译者序
前言和致谢

第 1 讲	理论是什么?	1
第 2 讲	帕森斯的第一次综合论	17
第 3 讲	结构功能主义	27
第 4 讲	中期阶段的结构功能主义	39
第 5 讲	成功现代性的理论	53
第 6 讲	帕森斯的后期理论	65
第 7 讲	对帕森斯综合论的反叛	81
第 8 讲	冲突理论(1):约翰·雷克斯的策略	93
第 9 讲	冲突理论(2):雷克斯和强制问题	103
第 10 讲	交换理论(1):乔治·霍曼斯的洞察力	115
第 11 讲	交换理论(2):霍曼斯和个体论的困境	127
第 12 讲	符号互动论(1):乔治·赫伯特·米德的 实用主义及其遗产	145
第 13 讲	符号互动论(2):个体主义与布鲁默和 戈夫曼的成就	159
第 14 讲	本土方法论(1):现象学和埃德蒙·胡 塞尔的遗产	177

第 15 讲	本土方法论(2):哈罗德·加芬克尔对 规范的反叛	191
第 16 讲	文化社会学(1):解释学的挑战	209
第 17 讲	文化社会学(2):克利弗德·吉尔茨对 决定论的反叛	225
第 18 讲	马克思主义(1):遗产与复兴	245
第 19 讲	马克思主义(2):赫尔伯特·马尔库塞 的批判性理论	259
第 20 讲	当代社会学理论	277

附 录:人名对照表

理论是什么？

对那些对真实世界感兴趣的人们来说（我相信，这也是你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的原因），社会学理论讲座似乎有点离题了。当然，社会学是好的，它是关于社会的学问，这也是为什么你们要坐在这儿听讲这门学科。但理论又怎么样呢？这听起来似乎使人感到哲学味太浓，似乎为概念而概念；学习理论听起来似乎有些枯燥无味。

然而，我想对你们说，理论课并非像你们想像的那样枯燥、抽象。诚然，理论是在特定时空对个别事物的抽象。因此，当我们考察理论时，我们的讨论常常是相当抽象的。但有一种与这种抽象相关且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千万不要忘记，理论是人提出来的。所以，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我们不是着眼于那些飘浮不定的抽象物，而是着眼于人们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然而，为了解理论，我们又必须了解一些有关理论的创造者，了解他们生活在什么时代、如何生活、在什么地方工作，最主要的是他们如何思考问题。我们之所以要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是因为我们总是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讲那番话，为什么他们不讲别的其他东西，我们常常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思考理论领域里的这些问题，

但是我又尽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这些理论主题背后的是人和他们的思想。

此外,这些讲座并非只讲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也要讲到当代社会学理论。在当代社会学理论课程中,最具吸引力的,是我们将要讨论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首先要讲现代生活,因为它对当代理论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例如,我们在这次举办的讲座中,要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接着爆发的世界大战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具体影响。在战后世界中,有关社会改组重建的乌托邦式的希望,对首先提出来的理论的性质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历史从50年代进入到60年代,这些希望破灭了。紧接着出现的愤怒和失望对尔后的理论著述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刺激了新的理论的诞生,这些理论向战后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然而,我将要讲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因为它影响了当代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因为它是现代社会,毕竟当代理论至少部分地要研究它。有不少理论——从个别事物抽象而总结出的“规律”或建立的“模型”——试图永远适用,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理论的创立者受到了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可以被视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反映。在讨论这些理论时,我将不时地从理论抽象到具体经验事实,到你们所熟知的今天的美国社会、威胁和激励我们的冲突、世俗的日常生活现实。如果我的讲座不能引导你们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思考经验现实——从庄重严肃的事件到一切滑稽可笑的东西,那么,我不得不承认讲座的失败。

在我们讲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方面之前,显然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理论”本身这个词。至少有一讲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枯燥和抽象,这当然是第一讲。讲座一开始,你们必须首先了解首要的东西。当然,理论课的首要的东西就是“理论是什么?”我将从给它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开始。所谓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现在让我给你们列举一些有关这一抽象过程的实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一个具体的个别例子,例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李·亚科卡是克莱斯勒公司的一个具体的人。如果我们描述李·亚科卡在克莱斯勒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将用不着理论。但另一个方面,“汽车公司的总裁”是一个社会等级。现在我们就要对这个具体事例进行抽象。如果我们想考察汽车公司的“总裁”的工作情况,我们就需要建立有关汽车公司管理行为理论。如果我们要考察“美国有限公司的总裁”的工作情况,那么我们还得上进行抽象。再让我举一个与家庭比较接近的例子。如果我们要想考察某个孩子与其父母互动的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个案研究;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更多孩子与其父母

互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具体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创立有关子女与父母互动的理论,我们还要创立有关社会化的理论。

然而,在这一讲中,我感兴趣的不是某种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的理论。社会学包括许许多多的具体理论,诸如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化理论、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你们可以在另一些更专门的课程中学习这些理论。一般理论的功能就在于它能把这些特殊的(专门的)理论概括起来。一般理论是关于一切事物、关于“社会”的理论,例如,关于现代性而不是关于任何个别的现代社会,关于“互动”而不是关于互动的任何个别形式或类型。此外,还有关于社会中的经济阶级、关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特殊理论。但一般的阶级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把所有这些有关阶级的特殊理论纳入关于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单一理论之中。

鉴于我已经给理论下了一个暂时性定义,现在让我来讲一讲它的重要意义。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中,有关理论的作用问题至今颇有争议,我在这个讲台上给你们讲课(我要坚持到这次讲课的结束)本身就说明理论的重要性。理论的确是科学的核心。尽管理论总是涉及活生生的“现实”并与之密切相关,但是,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正是理论自身产生了检验事实的实验,正是理论构造了社会现实,即科学家研究的“事实”。

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今天,许多社会科学著作都致力于寻求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在这些研究中,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日本青年学生特别注意成就的价值和关于成就感的社会化,这又最终被解释为成年人在经济领域中的勤劳和纪律。然而,这些社会化的“事实”到底是如何发现的呢?是因为这种追求成功的社会化事实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的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关社会化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他们去日本实地考察之前,头脑中已经被灌输了儿童社会化对决定他们成年后工作情况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观念。

让我们继续举例说明。有关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原因的争论遍及整个欧美。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日本自二战以来享有的军事保护政策促成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另一些学者以同样的兴致引证了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然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却试图论证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并认为必须注意日本社会价值的凝聚力和劳资双方休戚相关的亲和关系。我认为,这些科学观点的基本差异不可能通过更仔细地观察事实得到解决。上述分歧是由于科学工作者关于人的行为动机和关于社会凝聚力的一般理论假设的不同引起的。如果我们相信人天生具有竞争性和普遍的自私自利,那么,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诸如政府和军事政策这类的物质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情感和道德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方面,那么,我们则更

看重诸如价值和团结这类观念形态的因素。

理论的意义还可以使家庭结合得更加紧密。美国社会已经经历着一场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的革命，市场是在所有领域中最现实的一个领域。然而，有关这方面的政策是作为对现代经济问题的科学解释而简单提出来的吗？“里根经济学”最初建立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上，然而它还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理论，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之前的约翰·洛克的理论。实际上，正是这位反对自由市场理论的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思想观念是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经济力量。

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呢？许多科学家都承认理论比事实更具一般性，在形成科学思想中同样是重要的。这个最富于意义的问题——理论是如何产生的？——还依然存在。

理论是从资料，即从经验的事实中归纳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我们首先要研究大量的经验事实，然后再根据它们的共性对之逐步概括和进行抽象。这样产生的理论（“普遍规律”）被承认在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归纳出来的理论听起来确实不错，但它却很难说是真实的。当然，理论的建构不能没有事实作基础，但是，仅仅依靠事实并不能建构理论。现在，一些科学哲学家承认，理论的确先于任何一般化的尝试（我们是带着理论到实践领域中去的）。然而，他们却坚持认为，必须用非理论的事实去证实或证伪一般理论概念。但是，这种观点与上一种观点一样很难说是真实的，特别是对我们接着要讨论的那些一般理论类型来说更是如此。这类理论不能最终和完全地为事实所检验，尽管对事实的参照是每一种理论检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或许可以对理论中的某些具体假设提出质疑，但是，纯事实性的质疑有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第一，我们用于对某一理论提出质疑的事实，是由在本次不被检验的理论给予说明的；第二，即使我们允许某一特殊假设被证伪，我们几乎也不会放弃这个一般理论，因为它在其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相反，我们还会对这个一般理论进行某些修正，使其假设更贴近这些新的“实际的”报告。

那么，理论实际上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赞成真实世界给我们的理论化过程设置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这种观点。比如，使社会科学家试图假设美国社会正在经受着一场政治革命是非常困难的，这正如“现实”使人们试图创造一种关于苏联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社会理论一样艰难。然而，也确有一部分科学家说美国社会正在经受一场社会革命，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试图说明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从极端方面表明理论推理如何与“真实世界”保持相对自主性的例子。实